

&gt;故里

## 风吹麦浪

□ 商长江

我从小生活在农村,最熟悉不过的就是麦子。四五月份,正是麦子扬花灌浆的时节。某个下午,风徐徐吹过幽静的村庄、茂密的果园和恬静的牧场,轻轻将初夏的微醉吹进一望无际的麦田。青青的麦秆轻轻晃动如绿色帷帐,麦叶上还挂着颗颗晶莹的露珠,金灿灿的阳光照射在广袤田野上,仿佛梵高的一幅经典油画。

风低语着,麦粒渐渐饱满丰盈。在那迷人的麦浪声里,杨柳依依,那“沙沙”的响动让附近的村庄和磨坊显得更加静谧。偶尔有“咕咕,咕咕”和“嘎嘎嘎”“快快布谷”的声音传来,这是布谷鸟的声音,那时长几乎一样的叫声轻轻传过空旷的原野,不时惊起几只胆小的野兔和羽毛鲜亮的山鸡。

沟崖两侧的草全都不停地来回翻动,那遍布着的野菊、荠菜、马兜铃、灰灰菜、车前草都在这行色匆匆的风的演奏中俯下身姿。暮色降临,我独自坐在垄沟沿上,静听麻雀的叫声。悄悄躲进草丛和麦田的它们,“叽叽喳喳”叫着,有时被偶尔经过的汽车喇叭声惊扰,“轰”地飞起又落下。那稠密而杂乱的声音,对侧耳倾听的我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它们交谈的余音穿过低矮的围墙和更广袤的麦田,渐渐弥散到四面八方。其中两三声嘹亮而悠长的起调过后,众声哀

减,最后以若有若无的拖腔结束这场合奏。但我们并不能听懂听全,其中的几个音符传到我耳中,那微弱的咏叹调,已渐渐消逝于风中。

此刻,那辽阔的原野、幽静的树林、枯干的木头、高高的石堆、慢慢移动的羊群,似乎都被麻雀们随性而又富有亲和力的美妙乐章所征服,人间万物也被麻雀们的神秘曲调所包裹。

天已擦黑,暮色沉沉。无边的静谧里,麦子微微晃动着纤细的腰肢,仿佛在等待一件未知事件的发生。而安静的背后常常是更大的不安。轻轻荡漾着的风中,麦子似在窃窃私语,相互打着招呼,似乎白日里,它们是不得不正襟危坐的演员,给乡村里的人们演了一天的戏,也开始放松一下筋骨。地上有一棵孤独地站着的麦子,在风的吹动下似乎急切地呼朋唤友。

夜色温柔,星光闪烁在墨蓝的天空中,蝴蝶悄悄秘藏了行踪。村庄四周方块形苍绿色的麦田颜色渐渐黯淡,如轻波微漾的海,它们是农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和梦想出发的地方,是乡村最珍贵的农作物,是乡亲们最大的一笔财富,是他们半年收成的依赖。

此刻,出现在低空的鸽群像一个巨型铁锚,款款飞过风中的麦田,而

后变幻阵形如一些不规则的几何图形,不断地与风角力,但鸽群所带来的某种如亲人来临的感觉,迅速使我心中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清幽之情一扫而光!

此时此刻,我扯下一两穗麦子,两手聚拢轻轻揉搓,轻轻吹去麦芒和一些碎壳,将青青的麦粒放在嘴里一嚼,一种清香和汁水充盈的感觉悄然涌入口中,那儿时的记忆全都重新温故一遍。那时,也是初夏时光,一棵刚刚开花的桃子树在麦田里与紫苏地里的稻草人互相挤眉弄眼。而疯跑了好长时间的我们肚子“咕咕”直叫,于是就扯下一些麦穗揉搓起来,放在嘴里,大快朵颐。饱餐一顿后,各自回家!

天完全黑了下来。阵阵麦子的清香扑鼻而来,风吹麦浪,不就是风吹故乡、风吹岁月的声音吗?而这样的经历常常出现在我的童年、少年时期的某个傍晚。当时没有家室、没有生活和工作压力的我,不止一次地享受这闲暇时光。乡风阵阵,麦田荡漾,风和麦浪轻轻把幸福送进每一个村庄和每一条街道,也把希望和梦想送进每一个人的心中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、工作,这样风吹麦浪的场景就永远定格在往事的记忆里。而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故乡怕是再也回不去了。

在水果之乡,  
遇见诗花流韵

□ 王艳钧

## (一)

花开的时候  
酝酿云端的旋律  
芬馨之美  
永远一片湖动  
楚楚动人的佳丽  
濒临于水火  
一瓣瓣落红  
被我如约收藏  
一路盛开的鲜花  
把蜂蝶招惹  
遇见时光  
遇见了那山那水

## (二)

野葡萄渐渐丧失野性被驯化  
金橘在长江上游干热河谷成家立业  
它们交错季节甜蜜,组合纯净  
于过去的先祖,于后来的我们  
连接一场盛大的穿越大戏——

彝山六月燃火把  
雄鹰展翅  
万能的太阳神啊  
总释放能量  
傈僳阔时节  
射弩、歌舞、荡秋千  
火海刀山  
火草布裁出新境界

哎哟妈妈,河谷的夜已这样沉静  
姑娘呀,你为什么不跳印尼恰恰舞  
二对冰咖啡  
东南亚气韵飘逸  
把丰收写在脸上  
异国风情来袭

## (三)

原上草在成群流浪  
一岁一枯荣  
赶在大河浪头  
黄沙淘尽始见金  
一片蛙鸣鼓响  
透彻花间云上  
风云际会,在东南亚的  
肚皮舞中炫彩

陌上羌樽兮,倾朝北斗  
楼前舜乐兮,撩动南薰  
天籁仙乐兮,在乎南国  
宝幄楼船兮,剑舞霓虹  
解民愠容兮,天公作美  
喝唱南风兮,复复薰之

## (四)

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 
叫做日月星辰围绕的水果之乡  
在湿漉漉的红尘,是谁在山野  
在遥远的白羊部落,在热区宝地  
引领后来的我们寻觅远方  
面向大山,诗花流韵

&gt;市井

## 义来风羊肉馆

□ 刘年贵

在徐州凡有人家处,必有羊肉馆。十年前,我曾是某白酒公司市场部驻徐州办事处的一名业务经理,在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家义来风羊肉馆。我经常光顾那里,至今记忆犹新。沿着我所住小区右侧广山路前行约400米便到尽头了,前面横着一条响山路,两路交会处形成丁字路口。从丁字路口横穿响山路,路边五六米处有一片开阔的水泥地,几间平房伫立在水泥地旁边,这就是义来风羊肉馆了。

一间可摆七八张木桌的水泥平房横在眼前,与响山路平行,这便是该羊肉馆的主体建筑。紧挨着左手边有两间略为矮小的水泥平房,这是厨房和储物间。所有房间就是外面简单地刷了一层白石灰,有些地方石灰脱落,露出灰色水泥,只是在大门顶部墙上用红漆写着“义来风羊肉馆”,门框的右边墙上同样用红漆竖写着“义来风羊肉香飘彭城”,像是半副对联,可是另一边没有文字。也许是时间已久,红字黯淡,甚至有些笔画的红漆脱落,若非走近观看,还以为是民居。

第一次去义来风羊肉馆,是刚到徐州的一个晚上,经销商靳总热情相邀,带着我们来此喝羊肉汤。靳总除了经营白酒外,还是房地产大老板,平日里宴请我们都是在高档场所,如此不起眼的店竟能引起他的兴趣,想必有其独到之处。

果不其然,那碗羊肉汤征服了我

们。此店羊肉用秘方去腥,经长时间细火慢熬,汤汁呈乳白色,汤面闪烁着点点晶莹的油花。客人要时,用白底青花大瓷碗满满地盛上一碗浓汤,放上肥瘦相间的羊肉片,加少许盐,最后撒上一把切细的葱花。这碗羊肉汤在视觉、味觉上都挑逗着食客,入口鲜香无比,暖意顿生。后来我喝过许多家店的羊肉汤,汤里不是放粉丝就是加豆皮、青菜叶等一大堆陪衬物,根本喝不出羊肉的味道!唯有此店最大程度上保留着羊肉的原味。

若是喜欢吃辣,每桌的瓷盖碗里有老板用羊油配好的辣子酱。我们学着靳总先喝上几大口清汤,再加入一大勺辣子酱,随即拿起一块馍,就着黄灿灿的馍喝红彤彤的羊肉汤,不一会儿口腔鼻腔冒热气,浑身冒汗,肚内暖流涌动。当时还是春寒料峭的二月,一碗羊汤下肚,如春风入怀,热得毛衣都脱了,真是惬意!

我就这样与义来风羊肉馆结缘了,之后便成了常客。义来风羊肉馆不仅羊肉汤做得很好,而且跟羊肉相关的菜肴做得很有特色。店老板是一对年逾六旬的夫妇,大爷负责每天选购活山羊,现场宰杀,保证原材料地道新鲜。负责厨房的是大女儿和大女婿,自家人齐上阵不会偷工减料,加之厨艺出众、价格公道,该店的生意一直红火,时常有豪车光顾。

有几次去该店,给我们上菜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,姣好的面容、高挑的身材、白皙的皮肤,颇有“羊肉西施”的韵味。后来一打听,她是老板的三女儿,尚待字闺中,引得我们的业务员小石总是有事没事就往那里跑。小石刚成年,情窦初开,他一有时间就跑去店里献殷勤,他的用意很明显,只为能够博得美人“芳心一顾”。我们看破不说破,只是私下里鼓励他大胆去爱,放手去追,可是小石生性胆小,人又内向,平时又不大主动和人交流。他到了义来风羊肉馆,只是一声不吭地干活,或是在大厅帮着扫地、擦桌子,或是去厨房打下手,忙着配菜、端菜、洗碗,希冀此举能引起这位“羊肉西施”的注意,然后对他另眼相看、青睐有加。我们都替他着急啊,光是献殷勤不顶用呐!要是不早表白,可能就会被别人“抢”去了,可是小石不听,依然坚持他那一套。

年底公司聚餐,小石坚持选择义来风羊肉馆,说是吃羊肉才过瘾。那天我们点了一大桌子菜:清蒸羊头、红烧羊肉、麻辣羊蹄、爆炒羊肚、尖椒羊杂、干煸羊血、调羊肝、烤羊腰、萝卜炖羊蝎子……可是上菜的是新招的女服务员,原来三女儿不久前嫁人了,小石很是伤感。出发前他还精心打扮了一番,对着镜子梳了好一阵子头发……

那晚小石菜没吃几口,酒倒是喝了不少,回去时酩酊大醉……